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七十五回 “活閻羅”倒船偷御酒 “黑旋風”扯詔罵欽差

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來作賀：“太尉此行，一為國家幹事，二為百姓分憂，軍民除患，梁山泊以忠義為主，只待朝廷招安。太尉可著些甜言美語，加意撫恤。”正話間，只見太師府幹人來說道：“太師相邀太尉說話。”陳宗善上轎，直到新宋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，幹人直引進節堂內書院中，見了太師，側邊坐下。茶湯已罷，蔡太師問道：“聽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請你來說知：到那裏不要失了朝廷綱紀，亂了國家法度。你曾聞論語有云：‘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使矣。’”陳太尉道：“宗善盡知，承太師指教。”蔡京又道：“我叫這個幹人跟隨你去。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見不到處，就與你提撥。”陳太尉道：“深謝恩相厚意。”辭了太師引著幹人，離了相府，上轎回家。

方纔歇定，門吏來報，高殿帥下馬。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，請到廳上坐定，敘問寒溫已畢。高太尉道：“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內，必然阻住。此賊累辱朝廷，罪惡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後患。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還此賊仍味良心，怠慢聖旨，太尉早早回京。不才奏過天子，整點大軍，親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吾之願。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個虞候，能言快語，問一答十，好與太尉提撥事情。”陳太尉謝道：“感蒙殿帥憂心。”高俅起身，陳太尉送至府前，上馬去了。

次日，蔡太師府張幹辦、高殿帥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。陳太尉拴束馬匹，整點人數，將十瓶御酒，裝在龍鳳擔內挑了，前插黃旗。陳太尉上馬，親隨五六人，張幹辦、李虞候都乘馬匹，丹詔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門。——以下官員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——迤邐來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接著，請到府中設筵相待，動問招安一節，陳太尉都說了備細。張叔夜道：“論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。只是一件，太尉到那裏須是陪些和氣，用甜言美語，撫恤他眾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，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他，便壞了大事。”張幹辦、李虞候道：“放著我兩個跟著太尉，定不致差遲。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氣，須壞了朝廷綱紀。小輩人常壓著，不得一半，若放他頭起，便做模樣。”張叔夜道：“這兩個是甚麼人？”陳太尉道：“這一個是蔡太師府內幹辦，這一個是高太尉府裏虞候。”張叔夜道：“只好教這兩位幹辦不去罷！”陳太尉道：“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，不帶他去，必然疑心。”張叔夜道：“下官這話只是要好，恐怕勞而無功。”張幹辦道：“放著我兩個，萬丈水無涓滴漏。”張叔夜再不敢言語。一面安排筵宴管待，送至館驛內安歇。次日，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。

卻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眾相會，商議軍情，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，未見真實，心中甚喜。當日小嘍囉領著濟州報信的直到忠義堂上，說道：“朝廷今差一個太尉陳宗善，齎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詔一道，已到濟州城內，這裏整備迎接。”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並絲緞二疋、花銀十兩，打發報信人先回。宋江與眾人道：“我們受了招安，得為國家臣子，不枉喫了許多時磨難！今日方成正果！”吳用笑道：“論吳某的意，這番必然招安不成。縱使招安，也看得俺們如草芥。等這廝引將大軍來到，教他著些毒手，殺得他人亡馬倒，夢裏也怕，那時方受招安，纔有些氣度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們若如此說時，須壞了‘忠義’二字。”林冲道：“朝廷中貴官來時，有多少裝么，中間未必是好事。”關勝便道：“詔書上必然寫著些唬嚇的言語，來驚我們。”徐寧又道：“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們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顧安排接詔。”先令宋清、曹正準備筵席，委柴進都管提調，務要十分齊整。鋪設下太尉幕次，列五色綢緞，堂上堂下，搭絲懸花。先使裴宣、蕭讓、呂方、郭盛預前下山，離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軍頭領準備大船傍岸。吳用傳令：“你們盡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”

且說蕭讓引著三個隨行，帶引五六人，並無寸鐵，將著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陳太尉當日在途中，張幹辦、李虞候不乘馬匹，在馬前步行。背後從人，何止二三百。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，前面擺列導引人馬，龍鳳擔內挑著御酒，騎馬的背著詔匣。濟州牢子，前後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內，指望覓個小富貴。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在半路上接著，都俯伏道旁迎接。那張幹辦便問道：“你那宋江大似誰？皇帝詔敕到來，如何不親自來接？甚是欺君！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？請太尉回去！”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俯伏在地，請罪道：“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，未見真實。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，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，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則個。”李虞候便道：“不成全好事，也不愁你這伙賊飛上天去了。”有詩為證：

貝錦生讒自古然，小人凡事不宜先。

九天恩雨今宣布，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當時呂方、郭盛道：“是何言語！只如此輕看人！”蕭讓、裴宣只得懇請他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喫。眾人相隨來到水邊，梁山泊已擺著三隻戰船在彼，一隻裝載馬匹，一隻裝裴宣等一幹人，一隻請太尉下船，並隨從一應人等，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。那隻船正是“活閻羅”阮小七監督。

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，一家帶一口腰刀。陳太尉初下船時，昂昂然，傍若無人，坐在中間。阮小七招呼眾人，把船棹動，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。李虞候便罵道：“村驢，貴人在此，全無忌憚！”那水手那裏睬他，只顧唱歌。李虞候拿起藤條，來打兩邊水手，眾人並無懼色。有幾個為頭的回話道：“我們自唱歌，干你甚事。”李虞候道：“殺不盡的反賊，怎敢回我話？”便把藤條去打，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。阮小七在船梢上說道：“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，這船如何得去？”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。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，見後頭來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橈子，叫一聲：“船漏了！”水早滾上艙裏來，急叫救時，船裏有一尺多水。那兩隻船幫將攏來，眾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。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，那裏來顧御酒詔書。兩隻快船先行去了。

阮小七叫上水手來，舀了艙裏水，把展布都拭抹了，卻叫水手道：“你且掇一瓶御酒過來，我先嘗一嘗滋味。”一個水手便去擔中取一瓶酒出來，解了封頭，遞與阮小七。阮小七接過來，聞得噴鼻馨香。阮小七道：“只怕有毒，我且做個不著，先嘗些個。”也無碗瓢和瓶便呷，一飲而盡。阮小七喫了一瓶道：“有些滋味。”一瓶那裏濟事，再取一瓶來，又一飲而盡。喫得口渴，一連喫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“怎地好？”水手道：“船梢頭有一桶白酒在那裏。”阮小七道：“與我取舀水的瓢來，我都教你們到口。”將那六瓶御酒，都分與水手眾人喫了。卻裝上十瓶村醪水白酒，還把原封頭縛了，再放在龍鳳擔內，飛也似搖著船來，趕到金沙灘，卻好上岸。

宋江等都在那裏迎接，香花燈燭，鳴金擂鼓，並山寨裏鼓樂，一齊都響。將御酒擺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個人抬。詔書也在一個桌子上抬著。陳太尉上岸，宋江等接著，納頭便拜。宋江道：“文面小吏，罪惡迷天，曲辱貴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”李虞候道：“太尉是朝廷大貴人大臣，來招安你們，非同小可！如何把這等漏船，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，險些兒誤了大貴人性命！”宋江道：“我這裏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？”張幹辦道：“太尉衣襟上兀自濕了，你如何要賴！”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，不離左右，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，見這李虞候、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腳，你來我去，都有心要殺這廝，只是礙著宋江一個，不敢下手。

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，開讀詔書，四五次纔請得上轎。牽過兩匹馬來，與張幹辦、李虞候騎。這兩個男女，不知身已多大，裝煞臭么。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，令眾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關來。宋江等一百餘個頭領，都跟在後面，直迎至忠義堂前，一齊下馬，請太尉上堂。正面放著御酒詔匣，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立在左邊、蕭讓、裴宣立在右邊。宋江叫點眾頭領時，一百七人，於內單不見了李逵。此時是四月間天氣，都穿夾羅戰襖，跪在堂上，拱聽開讀。陳太尉於詔書匣內取出詔書，度與蕭讓。裴宣贊禮，眾將拜罷，蕭讓展開詔書，高聲讀道：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。五帝憑禮樂而有疆封，三皇用殺伐而定天下。事從順逆，人有賢愚。朕承祖宗之大業，開日月之光輝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為爾宋江等嘯聚山林，劫擄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討，誠恐勞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，詔書到日，即將應有錢糧、軍器、馬匹、船隻，目下納官，拆毀巢穴，率領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違戾詔制，天兵一至，齟齬不留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三年孟夏四月日詔示

蕭讓卻纔讀罷，宋江已下皆有怒色。只見“黑旋風”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，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，扯的粉碎，便來揪住陳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時宋江、盧俊義大橫身抱住，那裏肯放他下手。恰纔解拆得開，李逵喝道：“這廝是甚麼人，敢如此大膽！”李逵正沒尋人打處，劈頭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“寫來的詔書，是誰說的話？”張幹辦道：“這……是……皇帝聖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那皇帝，正不知我這裏眾好漢，來招安老爺們，倒要做大！你的皇帝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皇帝，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！你莫要來惱犯著黑爹爹，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！”眾人都來解勸，把“黑旋風”推下堂去。

宋江道：“太尉且寬心，休想有半星兒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眾人霽恩。”隨即取過一副嵌寶金花鐘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，傾在銀酒海內，看時，卻是村醪白酒。再將九瓶都打開，傾在酒海內，卻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眾人見了，盡都駭然，一個個都走下堂去了。魯智深提著鐵禪杖，高聲叫罵：“人娘撮鳥！忒煞是欺負人！把水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喫！”“赤髮鬼”劉唐也挺著朴刀殺上來，“行者”武松掣出雙戒刀，“沒遮攔”穆弘、“九紋龍”史進一齊發作。六個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。

宋江見不是話，橫身在裏面攔當，急傳將令，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，休教傷犯。此時四下大小頭領，一大半鬧將起來。宋江、盧俊義只得親身上馬，將太尉並開詔一幹人數護送下三關，再拜伏罪：“非宋江等無心歸降，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。若以數句善言撫恤，我等盡忠報國，萬死無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則個。”急急送過渡口。這一幹人嚇得屁滾尿流，飛奔濟州去了。

卻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聚眾頭領筵席。宋江道：“雖是朝廷詔旨不明，你們眾人也忒性躁。”吳用道：“哥哥，你休執迷！招安須自有日，如何怪得眾兄弟們發怒？朝廷忒不將人為念！如今閒話都打疊起，兄長且傳將令，馬軍拴束馬匹，步軍安排軍器，水軍整頓船隻，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。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，片甲不回，夢著也怕，那時卻再商量。”眾人道：“軍師言之極當。”是日散席，各歸本帳。

且說陳太尉回到濟州，把梁山泊開詔一事，訴與張叔夜。張叔夜道：“敢是你們多說甚言語來？”陳太尉道：“我幾曾敢發一言！”張叔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枉費了心力，壞了事情，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聖上，事不宜遲。”

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一行人從星夜回京來，見了蔡太師，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。蔡京聽了大怒道：“這夥草寇，安敢如此無禮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這夥橫行！”陳太尉哭道：“若不是太師福蔭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！今日死裏逃生，再見恩相！”太師隨即叫請童樞密、高、楊二太尉，都來相府，商議軍情重事。無片時，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。眾官坐下，蔡太師教喚過張幹辦、李虞候，備說梁山泊扯詔毀謗一事。楊太尉道：“這夥賊徒如何主張招安他？當初是那一個官奏來？”高太尉道：“那日我若在朝內，必然阻住，如何肯行此事！”童樞密道：“鼠竊狗偷之徒，何足慮哉！區區不才，親引一支軍馬，剋時定日，掃清水泊而回。”眾官道：“來日奏聞。”當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眾官三呼萬歲，君臣禮畢，蔡太師出班，將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問道：“當日誰奏寡人，主張招安？”侍臣給事中奏道：“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”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問罪。天子又問蔡京道：“此賊為害多時，差何人可以收勦？”蔡太師奏道：“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，以臣愚意，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，前去勦掃，可以刻日取勝。”天子教宣樞密使童貫問道：“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麼？”童貫跪下奏曰：“古人有云：‘孝當竭力，忠則盡命。’臣願效犬馬之勞，以除心腹之患。”高俅、楊戩亦皆保舉。

天子隨即降下聖旨，賜與金印兵符，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為大元帥，任從各處選調軍馬，前去剿捕梁山泊賊寇，擇日出師起行。正是登壇攘臂稱元帥，敗陣攢眉似小兒。畢竟童樞密怎地出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